

·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·

苏小妹三难新郎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242.3

3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封面题字：田旭中

苏小妹三难新郎 (农村文化站第六辑)
(文艺小丛书)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50 毫米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80 千

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100册

书号：10118·619 定价：0.37 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我社特编造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艺小丛书，选编适合农村读者阅读的中、短篇小说，报告文学，古代白话小说，外国当代小说，带谱川戏，曲艺，故事，小演唱等。这些作品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为主，兼收中外古今的佳作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文风活泼清新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体裁多样、内容精粹，田间地头、会前饭后便可浏览一册，逢年过节、丰收喜庆之时，演唱材料还将为你提供精彩的文艺节目。这套丛书实为广大农村文艺爱好者之良友，亦为各地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目 录
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·····	1
李谪仙醉草嚇蛮书·····	17
十五贯戏言成巧祸·····	40
乔太守乱点鸳鸯谱·····	62
苏小妹三难新郎·····	93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·····	113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·····	129
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

浪说曾分鲍叔金，
谁人辨得伯牙琴？
于今交道奸如鬼，
湖海空悬一片心。

古来论交情至厚，莫如管鲍。管是管夷吾，鲍是鲍叔牙。他两个同为商贾，得利均分。时管夷吾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为贪，知其贫也。后来管夷吾被囚，叔牙脱之，荐为齐相。这样朋友，才是个真正相知。这相知有几样名色：恩德相结者，谓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谓之知心；声气相求者，谓之知音；总来叫做相知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要听者，洗耳而听，不要听者，各随尊便。正是：

知音说与知音听，

不是知音不与谈。

话说春秋战国时，有一名公，姓俞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国郢都人氏，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虽楚人，官星却落于晋国，仕至上大夫之位。因奉晋主之命，来楚国修聘。伯牙讨这个差使，一来，是个大才，不辱君命；二来，就便省视乡里，一举两得。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。朝见了楚王，致了晋主之命。楚王设宴款待，十分相敬。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，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，会一会亲友。然虽如此，各事其主，君命在身，不敢迟留。公事已毕，拜辞楚王。楚王赠以黄金采缎，高车驷马。伯牙离楚一十二年，思想故国江山之胜，欲得恣情观览，要打从水路大宽转^①而回。乃假奏楚王道：“臣不幸有犬马之疾，不胜车马驰骤。乞假臣舟楫，以便医药。”楚王准奏。命水师拨大船二只，一正一副。正船单坐晋国来使，副船安顿仆从行李。都是兰橈画桨，锦帐高帆，甚是齐整。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。

只因览胜探奇，

不顾山遥水远。

伯牙是个风流才子。那江山之胜，正投其怀。

张一片风帆，凌千层碧浪，看不尽遥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不一日，行至汉阳江口。时当八月十五日，中秋之夜。偶然风狂浪涌，大雨如注，舟楫不能前进，泊于山崖之下。不多时，风恬浪静，雨止云开，现出一轮明月。那雨后之月，其光倍常。伯牙在船舱中，独坐无聊。命童子焚香炉内，“待我抚琴一操。以遣情怀。”童子焚香罢，捧琴囊置于案间。伯牙开囊取琴，调弦转轸，弹出一曲。曲犹未终，指下“刮喇”的一声响，那琴弦绝了一根。伯牙大惊，叫童子去问船头②：“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？”船头答道：“偶因风雨，停泊于山脚之下，虽然有些草树，并无人家。”伯牙惊讶，想道：“是荒山了。若是城郭村庄，或有聪明好学之人，盗听吾琴，所以琴声忽变，有弦断之异。这荒山下，那得有听琴之人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；不然，或是贼盗，伺候更深，登舟劫我财物。”叫左右：“与我上崖搜检一番。不在柳阴深处，定在芦苇丛中。”左右领命，唤齐众人，正却搭跳③上崖。忽听岸上有人答应道：“舟中大人，不必见疑。小子并非奸盗之流，乃樵夫也。因打柴归晚，值骤雨狂风，雨具不能遮蔽，潜身岩畔。闻君雅操，少住听琴。”伯牙大笑道：“山中打柴之人，也敢称‘听琴’二字！此言未知真伪，我也不计较了。左右的，叫他去罢。”那人不去，

在崖上高声说道：“大人出言谬矣！岂不闻‘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④。’‘门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至。’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，这夜静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。”伯牙见他出言不俗，或者真是个听琴的，亦未可知。止住左右不要啰嗦，走近舱门，回禀作喜的问题：“崖上那位君子，既是听琴，站立多时，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若不知，却也不来听琴了。方才大人所弹，乃孔仲尼叹颜回，谱入琴声。其词云：‘可惜颜回命蚤亡，教人思想鬓如霜。只因陋巷箪瓢乐，’——到这一句，就绝了琴弦，不曾抚出第四句来。小子也还记得：——‘留得贤名万古扬。’”

伯牙闻言，大喜道：“先生果非俗士，隔崖鸾远，难以问答。”命左右：“掌跳，看扶手，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。”左右掌跳，此人上船，果然是个樵夫。头戴箬笠，身披草衣，手持尖担，腰插板斧，脚踏芒鞋。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，见是樵夫，下眼相看。“咄，那樵夫！下舱去，见我老爷叩头。问你甚么言语，小心答应。官尊着哩。”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，道：“列位不须粗鲁，待我解衣相见。”除了斗笠，头上是青布包巾；脱了蓑衣，身上是蓝布衫儿；搭膊⑤拴腰，露出布褐下截。那时不慌不忙，将蓑衣、斗笠、尖担、板斧，俱安放

舱门之外。脱下芒鞋，蹣去泥水，重复穿上，步入舱来。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。樵夫长揖而不跪，道：“大人，施礼了。”俞伯牙是晋国大臣，眼界中那有两接^①的布衣。下来还礼，恐失了官体，既请下船，又不好叱他回去。伯牙没奈何，微微举手道：“贤友免礼罢。”叫童子看坐。童子取一张机坐儿置于下席。伯牙全无客礼，把嘴向樵夫一弩道：“你且坐了。”“你我”之称，怠慢可知。那樵夫亦不谦让，俨然坐下。伯牙见他告而坐，微有嗔怪之意。因此不问姓名，亦不呼手下人看茶。默坐多时，怪而问之：“适才崖上听琴的，就是你么？”樵夫答言：“不敢。”伯牙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既来听琴，必知琴之出处。此琴何人所造？抚琴有甚好处？”正问之时，船头来禀话，风色顺了，月明如画，可以开船。伯牙分付且慢些。樵夫道：“承大人下问。小子若讲话絮烦，恐担误顺风行舟。”伯牙笑道：“惟恐你不知琴理。若讲得有理，就不做官，亦非大事，何况行路之迟速乎！”樵夫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子方敢僭谈。此琴乃伏羲氏所琢，见五星之精，飞坠梧桐，凤皇来仪。凤乃百鸟之王，非竹实不食，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。伏羲氏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，夺造化之精气，堪为雅乐，令人伐之。其树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天之数，截为三段，分天、地、人三才。取上一段叩

之，其声太清，以其过轻而废之；取下一段叩之，其声太浊，以其过重而废之；取中一段叩之，其声清浊相济，轻重相兼。送长流水中，浸七十二日，按七十二候之数。取起阴干，选良时吉日，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斲成乐器。此乃瑶池之乐，故名“瑶琴”。长三尺六寸一分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。前阔八寸，按八节；后阔四寸，按四时；厚二寸，按两仪。有金童头、玉女腰、仙人背、龙池、凤沼、玉轸、金徽。那徽有十二，按十二月；又有一中徽，按闰月。先是五条弦在上，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内按五音宫商角征羽。尧舜时操五弦琴，歌‘南风’诗，天下大治。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，弔子伯邑考，添弦一根，清幽哀怨，谓之‘文弦’。后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添弦一根，激烈发扬，谓之‘武弦’。先是宫商角征羽五弦，后加二弦，称为‘文武七弦琴’。此琴有六忌、七不弹、八绝。何为六忌？

一忌大寒，二忌大暑，三忌大风，四忌大雨，五忌迅雷，六忌大雪。

何为七不弹？

闻丧者不弹，奏乐不弹，事冗不弹，不净身不弹，衣冠不整不弹，不焚香不弹，不遇知音者不弹。

何为八绝？总之清奇幽雅，悲壮悠长。此琴抚到尽

美尽善之处，啸虎闻而不吼，哀猿听而不啼。乃雅乐之好处也。”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，犹恐是记问之学。又想到：“就是记问之学，也亏他了。我再试他一试。”此时已不似在先“你我”之称了。又问道：“足下既知乐理，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，颜回自外入。闻琴中有幽沉之声，疑有贪杀之意。怪而问之。仲尼曰：‘吾适鼓琴，见猫方捕鼠，欲其得之，又恐其失之。此贪杀之意，遂露于丝桐。’始知圣门音乐之理，入于微妙。假如下官抚琴，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闻而知之否？”樵夫道：“毛诗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⑦。’大人试抚弄一过，小子任心猜度。若猜不着时，大人休得见罪。”伯牙将断弦重整，沉思半晌。其意在于高山，抚琴一弄。樵夫赞道：“美哉洋洋乎！大人之意，在高山也。”伯牙不答。又凝神一会，将琴再鼓。其意在于流水。樵夫又赞道：“美哉汤汤乎！志在流水！”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。伯牙大惊，推琴而起，与子期施宾主之礼。连呼：“失敬失敬！石中有美玉之藏。若以衣貌取人，岂不误了天下贤士！先生高名雅姓？”樵夫欠身而答：“小子姓钟，名徽，贱字子期。”伯牙拱手道：“是钟子期先生。”子期转问：“大人高姓，荣任何所？”伯牙道：“下官俞瑞，仕于晋朝，因修聘上国而来。”子期道：“原来是伯牙大人。”伯牙推

子期坐于客位，自己主席相陪。命童子点茶^⑧，茶罢，又命童子取酒共酌。伯牙道：“借此攀话，休嫌简褻。”子期称“不敢”。童子取过瑶琴，二人入席饮酒。伯牙开言又问：“先生声口是楚人了，但不知尊居何处？”子期道：“离此不远，地名马安山集贤村，便是荒居。”伯牙点头道：“好个集贤村！”又问：“道艺^⑨何为？”子期道：“也就是打柴为生。”伯牙微笑道：“子期先生，下官也不该僭言，似先生这等抱负，何不求取功名，立身于廊庙，垂名于竹帛，却乃賁志林泉，混迹樵牧，与草木同朽，窃为先生不取也。”子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舍间上有年迈二亲，下无手足相辅。采樵度日，以尽父母之余年。虽位为三公之尊，不忍易我一日之食也。”伯牙道：“如此大孝，一发难得。”二人杯酒酬酢了一会。子期宠辱无惊，伯牙愈加爱重。又问子期“青春多少？”子期道：“虚度二十有七。”伯牙道：“下官年长一句。子期若不见弃，结为兄弟相称，不负知音契友。”子期笑道：“大人差矣。大人乃上国名公，钟徽乃穷乡贱子，怎敢仰扳？有辱俯就！”伯牙道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！下官碌碌风尘，得与高贤结契，实乃生平之万幸。若以富贵贫贱为嫌，觑俞瑞为何等入乎！”遂命童子重添炉火，再蒸名香，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。伯牙年长为兄，子期为弟。今

后兄弟相称，生死不负。拜罢，复命取煖酒再酌。子期让伯牙上坐。伯牙从其言。换了杯筋，子期下席。兄弟相称，彼此谈心叙话。正是：

合意客来心不厌，
知音人听话偏长。

谈论正浓，不觉月淡星稀，东方发白。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整备开船。子期起身告辞。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。把子期之手叹道：“贤弟，我与你相见何太迟，相别何太早！”子期闻言，不觉泪珠滴于杯中。子期一饮而尽。斟酒回敬伯牙。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。伯牙道：“愚兄情不尽，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，未知可否？”子期道：“小弟非不欲相从。怎奈二亲年老，‘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’”伯牙道：“既是二位尊人在堂，回去告过二亲，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，这就是‘游必有方’了。”子期道：“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。许了贤兄，就当践约。万一禀命于二亲，二亲不允，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，小弟之罪更大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真所谓至诚君子。也罢，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。”子期道：“仁兄明岁何时到此？小弟好伺候尊驾。”伯牙屈指道：“昨夜是中秋节，今日天明，是八月十六日了。贤弟，我来仍

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访。若过了中旬，迟到季秋月分，就是爽信，不为君子。”叫童子：“分付记室^①将钟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，登写在日记簿上。”子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侍立拱候，不敢有误。天色已明，小弟告辞了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且住。”命童子取黄金二笏^②，不用封贴，双手捧定，道：“贤弟，些须薄礼，权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。斯文骨肉，勿得嫌轻。”子期不敢谦让，即时收下。再拜告别，含泪出舱，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，插板斧于腰间，掌跳搭扶手上崖。伯牙直送至船头，各各洒泪而别。

不题子期回家之事。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，一路江山之胜，无心观览，心心悵悵，相念知音。又行了几日，舍舟登岸。经过之地，知是晋国上大夫，不敢轻慢，安排车马相送。直至晋阳，回复了晋主，不在话下。

光阴迅速，过了秋冬，不觉春去夏来。伯牙心怀子期，无日忘之。想着中秋节近，奏过晋主，给假还乡。晋主依允。伯牙收拾行装，仍打大宽转，从水路而行。下船之后，分付水手，但是湾泊所在，就来通报地名。事有偶然，刚刚八月十五夜，水手禀复，此去马安山不远。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。分付水手，将船湾泊，水底抛锚，崖边钉橛。其夜晴明，船舱内一线月光，射

进朱帘。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，步出舱门，立于船头之上，仰观斗柄。水底天心，万顷茫然，照如白昼。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，雨止月明。今夜重来，又值良夜。他约定江边相候，如何全无踪影？莫非爽信！又等了一会，想道：“我理会得了。江边来往船只颇多。我今日所驾的，不是去年之船了。吾弟急切如何认得。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知音。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。吾弟闻之，必来相见。”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头，焚香设座。伯牙开囊，调弦转轸，才汎音律，商弦中有哀怨声音。伯牙停琴不操。“呀！商弦哀声凄切，吾弟必遭忧在家。去岁曾言父母年高。若非父丧，必是母亡。他为人至孝，事有轻重，宁失信于我，不肯失礼于亲，所以不来也。来日天明，我亲上崖探望。”叫童子收拾琴桌，下舱就寝。伯牙一夜不睡。真个巴明不明，盼晓不晓。看看月移帘影，日出山头。伯牙起来梳洗整衣，巾幘便服，止命一童子携琴相随；又取黄金十镒带去，“倘吾弟居丧，可为贖礼。”蹣跚登崖，迤逦望马安山而行，约莫十数里，出一谷口。伯牙站住。童子禀道：“老爷为何不行？”伯牙道：“山分南北，路列东西。从山谷出来，两头都是大路，都去得。知道那一路往集贤村去？等个识路之人，问明了他，方才可行。”伯牙就石上少憩。童儿退立于后。不多时，左手官路上有一老

叟，髯垂玉线，发挽银丝，簪冠野服，左手举藤杖，右手携竹篮，徐步而来。伯牙起身整衣，向前施礼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，双手举藤杖还礼，道：“先生有何见教？”伯牙道：“请问两头路，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？”老者道：“那两头路，就是两个集贤村。左手是上集贤村，右手是下集贤村。通衢三十里官道。先生从谷出来，正当其半。东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。不知先生要往那个集贤村去？”伯牙默然无言，暗想道：“吾弟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说话这等糊涂！相会之日，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贤村，或上或下，就该说个明白了。”伯牙却才沉吟。那老者道：“先生这等吟想，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，总说了个集贤村，教先生没处找寻了。”伯牙道：“便是。”老者道：“两个集贤村中，有一二十家庄户，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。老夫在这山里，多住了几年，正是‘土居三十载，无有不亲人。’这些庄户，不是舍亲，就是敝友。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。只说先生所访之友，姓甚名谁，老夫就知他住处了。”伯牙道：“学生要往钟家庄去。”老者道：“先生到钟家庄，要访何人？”伯牙道：“要访子期。”老者闻“子期”二字，一双昏花眼内，扑簌簌掉下泪来，不觉大声哭道：“子期钟徽，乃吾儿也。去年八月十五采樵归晚，遇晋国上大夫俞

伯牙先生。讲论之间，意气相投。临行赠黄金二笏。吾儿买书攻读，老拙无才，不曾禁止。旦则采樵夫重，暮则诵读辛勤，心力耗废，染成怯疾，数月之间，已亡故了。”伯牙闻言，五内崩裂，泪如涌泉，大叫一声，傍山崖跌倒，昏绝于地。钟公惊悸，含泪搀扶，回顾小童道：“此位先生是谁？”小童低低附耳道：“就是俞伯牙老爷。”钟公道：“原来是吾儿好友。”扶起伯牙苏醒。伯牙坐于地下，口吐痰涎，双手捶胸，恸哭不已。道：“贤弟呵！我昨夜泊舟，还说你爽信；岂知已为泉下之鬼！你有才无寿了！”钟公拭泪相劝。伯牙哭罢起来，重与钟公施礼。不敢呼老丈，称为老伯，以见通家兄弟之意。伯牙道：“老伯，令郎还是停柩在家，还是出壑郊外了？”钟公道：“一言难尽。亡儿临终，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。亡儿遗语嘱付道：‘修短由天，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，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。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，欲践前言耳。’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旨。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，一丘新土，即吾儿钟徽之冢。今日是百日之忌，老夫提一陌^⑨纸钱，往坟前烧化。何期与先生相遇！”伯牙道：“既如此，奉陪老伯，就坟前一拜。”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篮。钟公策杖引路，伯牙随后，小童跟定。复进谷口。果见一丘新土，在于路左。伯牙整衣下拜：“贤弟在世，为人